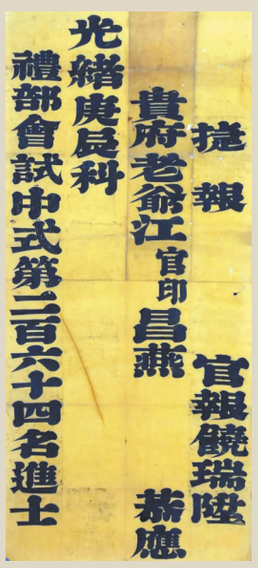
《帝鉴图说》(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)中选拔官员场景插画(局部)。

古代的录取通知书『长』啥样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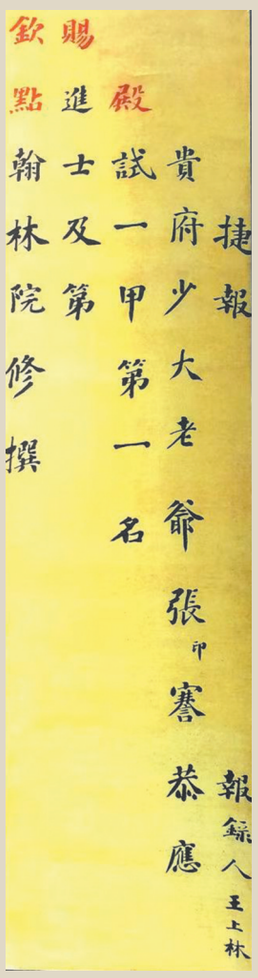
王霜/文

7月盛夏，蝉鸣声声，高考季后，一封封承载着梦想与期待的录取通知书穿越千山万水，飞向莘莘学子手中。从烫金信封到立体镂空设计，从校长手写寄语到定制版“校徽盲盒”，现代录取通知书早已突破纸墨局限，成为高校文化的微缩展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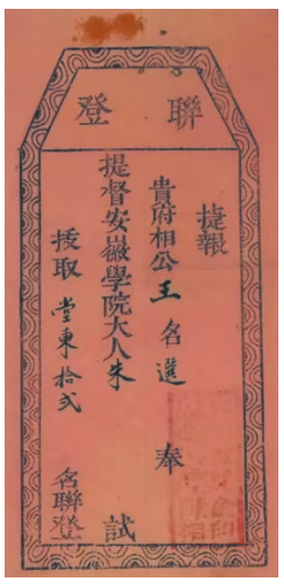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这份传递喜讯的仪式感，并非当代独创。当孟郊在长安城策马疾驰，高呼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时，一纸“泥金帖子”早已跨越千年时空，将金榜题名的荣耀定格成传奇。从唐代的“泥金帖子”到明清的“捷报”，古代录取通知书不仅是功名的凭证，更是一部见证着科举制度演变、社会教育风气与古人文化审美的微缩史书。



清光绪庚辰科江昌燕会试中式捷报。
图据中国科举博物馆



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的“捷报”，现藏于江苏省江海博物馆。



清代休宁县童生王选院试联登捷报。
图据中国科举博物馆

四川第一位状元

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啥样？

唐代的录取通知书，以“泥金帖子”与“金花帖子”两种形态并存，前者是民间报喜的家书，后者是官方认证的功名凭证，共同构成了唐代科举文化中独特的“喜信”体系。

盛唐时期，古代最早的“录取通知书”——“泥金帖子”开始流行。四川科举史上首位状元便诞生于此时——其名范崇凯，字金卿，内江人。唐朝开元年间，范崇凯与弟弟范元凯同去长安会试，兄弟双双考中进士。其中，范崇凯名列第一，被皇帝钦点为状元；范元凯名列14，世称“梧冈双凤”。开元二十六年(738年)，李太白有《赠范金卿二首》，第二首颂范“为邦默自化，自觉冰壶请”；颂其嘉政“百里鸡犬静，千庐机杼声”。因“范宰不买名”，因此史上载范崇凯事极少。

唐代的进士榜单被称为“金榜”“春榜”或“龙虎榜”，寓意“藏龙卧虎”。那时，长安城春试放榜之日，新科进士们总会涌向市集，精心挑选洒金笺纸。他们以金粉调和胶水，执笔写下“某某及第”的喜讯，再附于家书之中，快马送往故乡。这种以金粉书写的报喜帖，便是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记载的“泥金帖子”。试想：当一封金粉斑斓的书信穿越秦岭巴山，抵达蜀地内江，范崇凯的亲朋们围炉展读，字里行间不仅是“金榜题名”的捷报，更是家人在长安城春风得意的鲜活场景。

诗人杨万里曾以“淡墨榜头先快睹，泥金帖子不须封”一语道破其精髓——所谓“淡墨榜”，乃礼部用淡墨书写的进士榜单，而“泥金帖子”则是学子们用金粉书写的私人喜报。两者一官一民，一素一华，却共同承载着“十年寒窗”终得回报的喜悦。

“泥金帖子”的流行，与唐代科举制度的特殊性密不可分。唐制规定，进士及第后仅获“出身”，需再通过吏部铨选方能授官。因此，“泥金帖子”更多是向家族报喜的“情感纽带”，而非官方认证。但正是这种民间性，赋予了它独特的诗意。若“泥金帖子”是民间情感的寄托，那么唐代后期的“金花帖子”则是官方礼仪的化身。“金花帖子”又称“榜帖”，被视为“正式版”科举录取通知书。据宋洪迈《容斋续笔·金花帖子》载，这种通知书以素绫为轴，并贴以金花，显得十分精致考究。

苏家“三进士”

收到的“金花帖子”上写了啥？

北宋时的四川眉山苏家院子中，苏母正独坐桌前，手握毛笔静心抄书。随着一声铜锣脆响，两个官差登门报喜，大声叫道：“‘金花帖子’！报登科之喜！”苏母抬起头，轻声道：“到底是来了……”官差：“‘金花帖子’！报登科之喜！眉州苏家少老爷苏轼进士及第乙科第二名；眉州苏家少老爷苏辙进士及第乙科第三名。接喜报！”

话剧《苏母》的这一幕，恰似从历史长卷中裁下的一帧鲜活剪影，也让人心生好奇：治平二年(1065年)的眉州苏宅，这张飞入程夫人手中的“金花帖子”，究竟是何模样？它上面又写了些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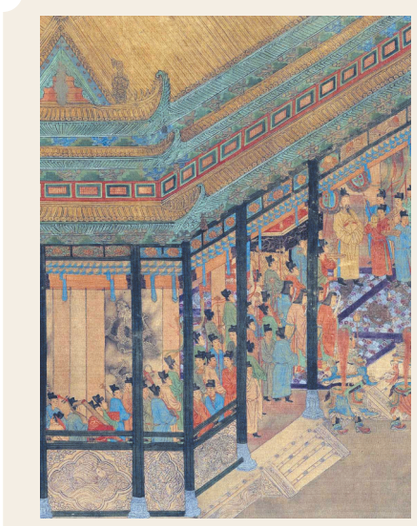
宋代的“金花帖子”，较唐代更为精美。明朝人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卷四记有：“宋朝吴郡士登科者，始于龚识，其家居昆山黄姑，犹藏登第时金花榜帖，乃用涂金纸，阔三寸，长四寸许。”据《容斋续笔·科举恩数》记载，北宋咸平元年孙仅的录取通知书写道：“先列主司四人衔，曰：翰林学士给事中杨，兵部郎中知制浩李，右司谏直史馆梁，秘书丞直史馆朱，皆押字。次书四人甲子，年若干，某月某日生，祖讳某，父讳某，私忌某日。然后书状元孙仅，其所纪与今正同。”北宋名臣孙仅的录取通知书中，不仅列有四位主考官的官衔、姓名、生辰八字，甚至追溯其父亲和祖父，末尾以花押署名。这种“家族谱系”的呈现，既是对科举公正性的背书，亦暗含“学术传承”的深意。当一纸“金花帖子”送达考生府邸，它不仅是个人荣耀的象征，更是一个家族数代人耕读传家的见证。

承载着家族荣耀的“录取通知书”，背后是宋代崇文的家族传承与社会风气。以阆中陈氏为例，陈尧咨为宋真宗咸平三年状元，其兄陈尧叟为宋太宗端拱二年状元，与苏家一门三进士相类似，陈氏的“一门双状元”，展现出宋时蜀地极为崇尚读书学习的家风传承。

宋代科举分三级：解试、省试、殿试。解试作为地方选拔，其录取通知书虽不及“金花帖子”隆重，却自成体系，称为“金花榜子”。明州府、成都府的解试榜子，便仿效进士及第的“金花帖子”，以洒金笺书写考生姓名、乡贯及三代信息。这种“地方版”金花榜子，既是考生晋级省试的凭证，亦是地方士绅彰显文教的象征。

除了中央和地方发放的录取通知书外，宋代新科进士中还流传着一项雅事：每逢春闱放榜，登科士子便结伴游宴于汴京酒肆，或以诗笺互通款曲，更有意思的是，他们还会编纂《登科小录》。此书堪称宋代科举的“同学录”，详载同榜进士的姓名、名次、年龄及籍贯，经书坊刊刻后，士子人手一册，既是同窗情谊的见证，亦为未来仕途的交际指南。

新科进士常将《登科小录》与“捷报”家书并作一函寄回故里。若以现代视角观之，此书实为进士们自制的“录取通知书”，与朝廷颁赐的“榜帖”相映成趣。在南宋大臣洪迈和周必大家里，都藏有北宋时期的《登科小录》。周必大所藏一册尤为特别：其封面还裱贴着一份北宋朝廷统一印制的正式录取文书。周必大认为，是该考生将“录取通知书”与“同学录”粘贴在一起，并一起寄给家人，于是家人将它们珍而重之地收藏起来，世代相传，激励子孙。



《观榜图》(局部)明 仇英。

明清捷报满城飞

送录取通知书为何成火热“生意”？

相信大家对《儒林外史》中“范进中举”的故事都不陌生，在明清的科举制度之下，褪去唐宋金花的华贵，此时的录取通知书以“捷报”之名飞入寻常巷陌，成为市井百姓触手可及的梦想具现。这一转变，在明代文人王世贞的《觚不觚录》中有记载：“诸生中乡荐，与举子中会试者，郡县则必送捷报。”那时有人被录取，官府则会派专人骑马送信，报喜队伍至少三人，高举彩旗，唢呐开道，一路吹吹打打，热闹非凡。

明清“捷报”的形制，较前代发生了根本性变革。唐宋“金花帖子”的手工书写，至此演变为刻版印刷的流水线作业。明清时期，“捷报”已开始采用专用木刻印版，考生姓名、名次、籍贯等关键信息留白，待放榜后手工填录。此外，古代录取通知书写好后也要加盖“录取专用章”，谓之“过朱”。这种“半工业化”生产方式，极大提高了录取通知书的制作效率。

那么，那时进士及第的通知书上都写了些什么？一般上面先写考官的姓名，然后再写具体内容。乡试中举的通知书相应简单些，主要书写被录取学子的姓名、乡贯、三代姓名。比如，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写道：“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，见中间报帖已经升挂起来，上写道：‘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。京报连登黄甲。’”江苏省江海博物馆中，近代实业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张謇的状元“捷报”则是明清时期“录取通知书”的实物体现。1894年，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恩科会试。张謇奉父命第五次进京应试，在清朝重臣翁同龢的提携下，高中一甲第一名状元，授以六品翰林院修撰官职。“捷报”上书：“贵府少大老爷张謇恭应殿试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，钦点翰林院修撰。”还写有“报录人王上林”。

有趣的是，明清“捷报”的传递，逐渐也演变成一门火热的“生意”。明清科举制度发展至空前的繁复程度，在举人科名之外增设“秀才”一级，形成秀才、举人、进士三级科名体系。每一级科名均需独立张榜公布，由此催生出专司传递喜讯的职业群体——时人称之为“报子”。这一行业虽无官府俸禄，却因科举社会对功名的狂热追逐，催生出独特的生存逻辑与行业规则。“只听得一片声的锣响，三匹马闯了来；那三个人下了马，把马拴在茅草棚上，一片声叫道：‘快请范老爷出来，恭喜高中了！’”这种习俗，在《儒林外史》第三回被描绘得淋漓尽致。

当时，“报子”们并没有固定工资，营生完全依赖考生家属的赏钱，为抢得“头报”以获取丰厚赏赐，他们构建起一套精密的运作体系：需提前向考官探听放榜口风，甚至买通衙门书吏，确保在榜单公布前夕获得考生信息；自费刻制木版印制空白喜报，预留姓名、名次等空格，待消息确凿后雇佣书吏连夜誊写；更需组建快马驿传网络，近则同城疾驰，远则跨州越县，常有“报子”策马百余里，将喜报送至偏远乡邑。

与此同时，“报子”的内部竞争也非常激烈。清朝晚期，就曾有某个专门投递邸报和喜报的商业机构印发宣传单，其中不仅写道该机构从事专业投递多年，业务熟练，生意兴隆，且有官府正式批文，还控诉当时出现的奸商，模仿该机构喜报格式，窃取模板、偷偷投递，以此蒙骗赏钱。为此，该机构还在喜报上印制了专属的“暗号”，提醒收信人，如果没有暗号即属假冒，希望发现假冒者通知机构，并会对举报者进行重谢。

清代同治年间的科举“金榜”。

扫一扫 更精彩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：段祯 责任编辑：吴亦铮 美术编辑：钟辉